

家乡的梨花河

□ 乔福俊

我的家乡在土城子村，村中有一条河，名唤梨花河。在夏秋季节，如果梨花河上游没有雨，河水清澈而不湍急的时候，人们踏着深稳的过河石也可跳过去。或者挽起裤腿，在水流平缓的地方蹚水而过，这也是可以的。但到了春季开河、初冬封河期，刺骨的冰水不再适宜蹚水的时候，河道两边就一直有想过河的人等着。遇上赶着马车或者穿着雨鞋的人，即使互不认识，也会主动地拉着或者背着人们过河的。这种淳朴的民俗民风一直沿袭下去，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美德。我最喜欢冬天，因为梨花河结了厚厚的冰，我们再不用因为过不了河而发愁，即使一人出门，只要不掉落入冰窟窿，大人们也不会太担心。

后来梨花河两边的人们为了走亲访友和学生们上学方便，搭起了一座简易小木桥，步行的人可以通过，我们去舅舅家也方便了许多。不知过了几年，也不知哪年夏天发了一次山洪冲垮了木桥，人们过河又回归到过去的模式。再后来，我离开了曾经生活的地方，去看

望舅舅就直接从三道营火车站或者安居火车站那里走了，不再过梨花河了。

前些年，我开车回去看望已经80高龄舅舅的时候，为了寻找过去的记忆，我特意从110国道梨花镇路口下来，绕过武要古城门楼，径直北去。顺着水泥路远远望去，一座结实的混凝土五孔桥横卧在梨花河两岸。我不禁欣喜，踏着刚停歇的雨脚，弃车而行。

我漫步桥上，雨霁天晴，西下的太阳从乌云里钻了出来，挥洒在梨花河两岸零零星星的芦苇和河草上，河草里的小黄花绽放如初，苇草轻点着草尖，仿佛招呼着阔别多年的我。我仿佛看到了表妹们在河滩中采摘野花，表弟们在河中间摸泥鳅的场景。我多么想再让舅舅追出来到河边把我们逮回去训斥一顿啊！此情此景，望着桥下的流水，我不禁有“逝者如斯”的感慨。近半个世纪对于梨花河的记忆，依然历历在目，从过河石到独木桥又到了两辆汽车可以并列通行的混凝土大桥，我感觉到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，感觉到舅舅家不